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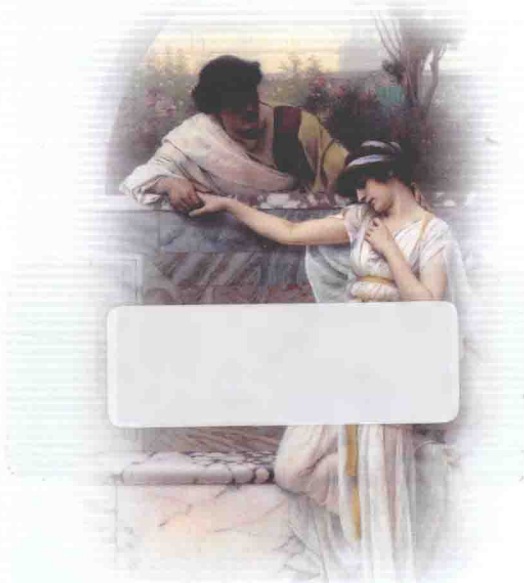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
(柘译本)

曼斯菲尔徳庄园

Mansfield Park

[英] 珍·奥斯汀 / 著
柘佩 / 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
(秭译本)

曼斯菲尔德庄园

Mansfield Park

[英] 珍·奥斯汀 / 著
秭佩 / 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曼斯菲尔德庄园 / (英)奥斯汀(Austen, J.) 著;
秭佩译.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3. 12

(世界文学名著:秭译本)

ISBN 978-7-311-04344-5

I. ①曼… II. ①奥… ②秭…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3651 号

责任编辑 钟 静

封面设计 管军伟

书 名 曼斯菲尔德庄园

作 者 [英]珍·奥斯汀 著

秭佩 译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人民印刷厂

开 本 710 mm × 1020 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63 千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344-5

定 价 39.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出版前言

穉佩，原名孙立本、孙御佩，1925年6月出生，河南叶县人。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学习。1961年起在兰州大学从事专业英语教学，历三十余载；曾任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甘肃省外国文学学会顾问等职。

穉先生学养深厚，精于翻译，在从事教学、科研之余，笔耕不辍，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古稀之年，仍查漏补缺，匡正译本，又译《傲慢与偏见》，使之成为他所有译作中的精品和代表性作品。他的译作有不少是首次汉译，填补了我国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领域的空白；也有不少译作被列为翻译学的经典范例，受到了国内同行的高度赞扬和推崇。因为文学翻译上的突出成就，他被收入《中国翻译家辞典》《世界杰出学者辞典》《世界翻译家辞典》等大型名人录。

穉译本忠实原著，译笔质朴，文字既规范畅达，又尽传原作之神韵，字里行间蕴蓄着睿智独到的见解，闪烁着幽默乐观的光华，体现了译者对原作准确把握和娴熟驾驭的高超水平，具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是值得怀着敬意去品读的经典。

承蒙穉先生夫人李沂女士和其他译者授权，穉译本集结了穉先生的主要著作，包括珍·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庄园》、W. S. 毛姆的《刀锋》、安东尼·特罗洛普的《首相》（上、下）《如今世道》（上、下）、盖斯凯尔夫人的《西尔维亚的两个恋人》《妻子和女儿》（上、下）、托马斯·哈代的《无名的裘德》，共八种十一册。这些名著的集中出版，一为纪念穉先生这位知名的翻译家，一为保存

和普及经典作品尽些微薄之力。

个人作品的多卷本是最忌分批出版的。为确保译本一次性按时推出，编辑们以高度的热忱和谨慎的态度，夜以继日，一丝不苟，仔细编校，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而既保证了质量，又争取了时间。此外，在出版过程中，南京财经大学教授、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原院长冯建文，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原副院长武国蕊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当译本印行之际，谨向所有为之付出过辛劳的人们致以最高的谢忱。

翻译是一项发现美、创造美、传递美的工作，但翻译同时又始终带有一种缺憾美；不敢说译本句句精绝，然瑕不掩瑜，译本在匡正讹误之外，更有诸多精妙传神之处等待与读者分享。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

兰州大学出版社

甲午年岁首

译者前言

珍·奥斯汀（1775—1817）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位才女，蜚声文坛的重要女作家。她出生于英格兰汉普郡幽谷丛林间的一个村庄——斯蒂文顿村，并在那里度过了她的童年。

奥斯汀的父亲是教区的主管牧师，曾毕业于牛津大学，工作之余，以读书为乐。她的长兄詹姆斯比她大十岁，也是个酷爱英国文学的人。在父兄的熏陶下，她从小就读了李查逊、考柏尔、克拉伯等人的作品，她也爱读约翰生、司各特、拜伦等人的诗文。

她有五个兄弟、一个姐姐，这个大家庭充满浓厚的文学气氛。兄弟姐妹们晚上常以演戏为乐。剧本由父亲挑选，有时候孩子们也自己创作。珍·奥斯汀的写作兴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培养起来的。

奥斯汀十六岁开始写作，短短的一生中，留下了六部结构完整、对话风趣、过场生动的刻画当时英国乡村风俗民情、社交、男女恋情的长篇小说。《理智与情感》发表于1811年，接着出版的是《傲慢与偏见》（1813）、《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爱玛》（1815），《诺桑觉修道院》和《劝服》是她死后第二年才出版的。时过虽已近二百年之久，这六部书仍然在世界各地拥有无数读者。

在这六部小说当中，推崇《傲慢与偏见》的读者似乎最多，但推崇其他五部的也均不乏人。以《曼斯菲尔德庄园》为例，与其他五部相比，就独具一格，这部书

实为作者呕心沥血之作。

女主人公范妮，由于兄弟姊妹众多，父母无力负担，九岁那年被送到二姨妈家里抚养。一个九岁的孩子，骤然离开父母，离开兄弟姊妹，只身来到遥远的亲戚家寄养，幼小的心灵感到的畏怯、寂寞、凄苦与辛酸，一开始就扣人心弦。中国读者自然而然地会联想起《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这两只离巢的乳燕在命运上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同样是寄人篱下，同样是爱上了一位表哥，同样是有第三者在进行竞争。但在成长的过程中，范妮的处境要比黛玉更加令人同情。黛玉有外祖母心疼，在贾府中虽不能如宝玉那样受宠，受到的恩遇却也不在众姊妹之下。范妮则处在半主子半仆人的地位，冬天住在无火的阁楼里，生活上从不敢与两位表姐攀比。无权无势无依无靠的人，只能靠谦虚、谨慎、克制、忍让来求生存。她不敢萌非分之想，即使有什么非分之想，也不敢有所流露，最多也只能忍耐着、期待着。她小心翼翼地遵循着贝特伦男爵家里的生活规矩，耐心地陪伴贝特伦夫人，忍气吞声地承受大姨妈诺利斯太太对她的歧视与偏见，而且还要处处容让着两位表姐。这对于一位少女来说，的确是生活在千斤重担之下。尤其使她悲苦的，是她悄悄地爱着的二表哥不解她的意思，恋上外来的一位姑娘克劳福特小姐。她担心二表哥爱得不当，还要抑制自己不能产生嫉妒心。单从这一个人物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作者写这部书用的功夫之深。性格往往决定命运。这样自觉、这样谨慎、这样温柔谦让的人，时间久了，自然会赢得人们的好感。花团锦簇中长大的黛玉的结局是凄惨的，在悲苦中长大的范妮却得到了她所希望的一切幸福。

除范妮之外，书中其他主要人物的刻画也都非常成功。埃德蒙的忠厚、诺利斯太太的刻薄、贝特伦夫人的慵懒、罗什渥兹先生的愚不可及、克劳福特先生的玩世不恭、克劳福特小姐的精明、两位贝特伦小姐的轻浮，个个性格鲜明，栩栩如生。

如果说奥斯汀的其他几部小说都是喜剧的话，《曼斯菲尔德庄园》应该说是部正剧，下笔更加沉重，寓意更为深刻，描绘更加精心，也更加成功。

有的评论家不喜欢范妮这个人物，认为她过于拘泥，不活泼，不坦率，是旧传统的维护者。我们总不能希望一个寄养在人家的少女放荡不羁吧。她是有话不敢说，但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假话。克劳福特先生费尽心机追求她，她如果答应，就会一步登天，但她不受财富的诱惑，她的爱是有高度原则的。维护这样的传统，也无可

指责。我之所以要译这部书，是因为自 1980 年以来，我一直给学生们教的奥斯汀的著作，主要是《傲慢与偏见》。奥斯汀的著作译成中文，尽管仍属瑰宝，但比起原著来，已失去许多妙处。语言上的精刻细雕，是这六部书的最大特点。除了对话精辟外，一般叙事的句子也往往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用来训练学生理解原著的能力，是最好不过的教材。我译别的作家的书，一天至少能译四千字以上，而译奥斯汀的，则只能以两千字为限。而且事后检查，还往往不满。

稀 佩于兰州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8
第三章	16
第四章	24
第五章	31
第六章	38
第七章	47
第八章	56
第九章	62
第十章	73
第十一章	80
第十二章	86

第十三章	91
第十四章	98
第十五章	104
第十六章	113
第十七章	119
第十八章	124
第十九章	130
第二十章	138
第二十一章	144
第二十二章	150
第二十三章	158
第二十四章	167
第二十五章	173
第二十六章	183
第二十七章	189
第二十八章	197
第二十九章	204
第三十章	210
第三十一章	216

第三十二章	224
第三十三章	234
第三十四章	240
第三十五章	248
第三十六章	256
第三十七章	263
第三十八章	270
第三十九章	279
第四十章	283
第四十一章	288
第四十二章	294
第四十三章	299
第四十四章	303
第四十五章	310
第四十六章	316
第四十七章	324
第四十八章	333

第一章

大约三十年前，亨丁顿的玛利亚·华德小姐，福星高照，虽然只有七千英镑的陪嫁，却赢得了诺坦普顿郡曼斯菲尔德庄园托马斯·贝特伦爵士的倾心，一跃而成为一个准男爵夫人，住进了漂亮的府邸，岁岁有大量收入，真是无尽的安乐，无限的排场。亨丁顿的人无不惊叹这门亲事攀得好，连她那位当律师的舅舅都说，她名下至少再加三千英镑，才有资格嫁这样的人家。她富贵起来，姐姐、妹妹自然也该沾点儿光；熟人当中有些人认为她的姐姐华德小姐和妹妹法兰西丝小姐长得比玛利亚毫不逊色，因而断然料定，她们两人也会嫁给同样高贵的人家。但是，天底下腰缠万贯的男人肯定少于有资格嫁到万贯之家的美女。蹉跎了五六年，华德小姐最后只好去爱上她妹夫的一位朋友，几乎是一点儿财产都没有的诺利斯牧师，法兰西丝小姐的命运还不如华德小姐。说实在的，华德小姐的婚事却还算不得寒碜，托马斯爵士乐于帮助朋友，让诺利斯先生做曼斯菲尔德教区的牧师，给他提供了一份俸禄，因此，诺利斯先生和华德小姐得享伉俪之乐的时候，每年的收入差不多有一千英镑。然而，法兰西丝小姐的婚事，用句俗话说来说，娘家人很不称心，她居然看上了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家产，并且没有门第的海军陆战队的中尉。为她的婚事，娘家人都和她翻了脸，断了亲。她随便嫁给谁都比嫁给这个人强。托马斯·贝特伦爵士是个很有面子的人，按照为人之道，本着与人为善的愿望，为了维护家族的体面，他希望与他沾亲带故的人都能受人尊敬，因此，他倒是愿意利用自己的情面为贝特伦夫

人的妹妹帮帮忙，但是在他妹夫干的这一行当里他却无人可托；他还没有来得及想出别的法子来帮助他们，姊妹之间就已经彻底决裂了。这是双方行为的必然结果，大凡鲁莽轻率的婚事都会带来这种后果。普莱斯太太知道说什么家里都不会同意，所以先斩后奏结婚之后才写信告诉家里人。贝特伦夫人是个脾气平静、秉性随和懒散的人，对妹妹只是不再理睬，把这件事情置之脑后了事。但是诺利斯太太却是个多事之人，她按捺不住性子，给范妮^①写了一封杀气腾腾的长信，骂她行为愚蠢，并且列举了她的这种行为可能招来的一切恶果。普莱斯太太被骂得也发起火来，她在回信中把两个姐姐都痛骂了一顿，并且还毫不客气地对托马斯爵士的傲慢也指责了一番。诺利斯太太接到这样的回信，看过之后自然又转给托马斯爵士夫妇，于是他们和普莱斯太太之间多年再不通信。

他们居住的地方彼此相距非常遥远，双方活动的范围又十分不同，因此，在嗣后的十一年里人们觉得他们几乎无法知道对方是死是活。至少是托马斯爵士非常不能理解，诺利斯太太怎么能隔不了多久就怒气冲冲地告诉他们一次：“范妮又生了一个孩子！”然而，十一年后，普莱斯太太已人穷志短，傲气丧尽，怒气收敛，不能再和这么一门可能对她有所支援的亲戚互不往来了。孩子一大堆，并且还在一胎一胎地生，丈夫成了残废，虽然不能再冲锋陷阵，但照样还会以美酒佳肴招待宾朋。一家人吃的、穿的、用的，就靠那一点儿小小的收入来维持。因此，她急切地想与她过去轻率地抛弃的亲戚们恢复关系。她给贝特伦夫人写了一封信，言语凄凉，满纸悔恨，说自己只有儿女过多，其他一切几乎是样样都缺，因此，她必须和大家言归旧好。她就要生第九胎了，在诉说了一番自己的苦境，求他们给即将降世的孩子当教父、教母来帮助养育这个孩子之后，她还不加掩饰地说，现有的八个孩子将来也要仰仗他们。她的大孩子是个男孩，已经十岁，漂漂亮亮，生气勃勃，将来想到海外去；但是她有什么办法？托马斯爵士在西印度群岛上的产业将来有没有可能用得上他？叫他干什么都行——托马斯爵士觉得伍里治陆军军官学校怎么样？还有，怎样把一个孩子送到东方去？

信没有白写。大家气消了，又对她关心起来。托马斯爵士对她表示友好，并且

^①法兰西丝的爱称。——译者注

替她出主意，贝特伦夫人给她寄钱寄婴儿穿的衣服，诺利斯夫人则负责写信。

这封信当即产生了上述效果，不到一年，又给普莱斯太太带来一桩更大的好处。诺利斯太太常对别人说，她对她那穷妹妹和她那一窝孩子总是不放心，尽管大家已为她做了不少事情，她还想再帮她一些；后来她终于说出，她是想让普莱斯太太少负担一个孩子，从那一大堆孩子当中挑出一个，完全交给他们抚养。“她的大女儿已经九岁了，她那可怜的妈妈不可能使她得到应有的照顾，我们让她少负担一个，把这个姑娘照管起来怎么样？这肯定会给我们带来些麻烦，增加些费用，但是这算不了什么，因为这是行善啊。”贝特伦夫人立即表示同意。“我想，这样做是再好不过了，”她说，“让我们把这个孩子叫来。”

托马斯爵士可没有这样痛痛快快地立即答应。他顾虑重重地说：“这个担子很重；——一个姑娘由我们来抚养成成人，我们得为她的一生做出妥善安排。不然的话，让她离开自己的一家人，那就不是行善，而是残酷。”他想到了自己的四个孩子——想到了自己的两个儿子——想到了表哥表妹之间会谈恋爱等等；——但是他刚刚慢条斯理地述说他的意见，诺利斯太太便打断了他，对他的理由，不管是说出来的还是尚没有说出口的，一一都给了个批驳。

“亲爱的托马斯爵士，我完全理解你的意思。你的想法又慷慨，又周到，完全符合你平常的为人，这一点我也看得出。总的说来，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要是把孩子领来，就得很好地供应她的需要。我保证，在这件事情上，我绝对不会不竭尽我的微薄之力。我自己没有孩子，除了对妹妹的孩子们帮补帮补外，我还帮补谁？我相信，诺利斯先生非常见义勇为——不过，你知道，我这个人话不多，不爱自我表白。我们不要因为一点儿小小的困难吓得好事不敢做。让一个女孩子受教育，把她体面地引进社交界，十之八九她会有办法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用不着谁再来负担她。托马斯爵士我敢说，让我们的外甥女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长大成人，对她肯定会有许多好处。何况她又是你的外甥女！我不是说她会出落得像她的两位表姐一样漂亮。我断定，她不会那样漂亮的，不过，如果能在这样好的条件下把她引进这个地区的社交界，她完全有可能找到一个体面的人家。你在顾虑你的两个儿子——但是，你难道不知道，他们将来一直像哥哥妹妹一样在一起长大，因此，你顾虑的那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吗？从道德上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就从来没听说过有

这样的事情发生。实际上，这倒是预防他们之间结合的唯一可靠的办法。如果她是个漂亮的姑娘，七年以后让汤姆或埃德蒙第一次见到，我断定事情会糟糕。一想到她是在遥远的地方，在无人疼爱的穷苦生活中长大的，只需想到这一点，就会使这两个天性敦厚的孩子中的不定哪一个爱上她。但是，如果从现在起就让他们在一起生活，即使她将来美如天仙，他们也只能把她当妹妹看待。”

“你的话很有道理，”托马斯爵士答道，“我绝不是有意想些理由来阻挠一个对双方的境况都很合适的计划。我只是想说，不能够轻率从事，要想把这件事情做得真正对普莱斯太太有所帮助，而且使我们自己也于心无愧，当情况需要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体面人家的子弟像你乐观地估计的那样愿意娶她，我们就必须确保或者必须认为我们自己有义务确保她的生活符合一个小姐的身份。”

“我完全理解你，”诺利斯太太叫道，“你真是慷慨大方，对人体贴到了极点，我相信我们在这一点上永远会意见一致。你很清楚，只要对我所爱的人有好处，凡是我办得到的，我总是乐于去办。虽然我对这个女孩子的感情超过我对你的亲爱的孩子们感情的百分之一，同时也绝没有像看待你的孩子们那样把她看做我自己的孩子，但是，我要是不去管她，我就会自己责备自己。她难道不是我妹妹生的吗？当我还可以给她一口饭吃的时候，我能忍心看着她挨饿吗？亲爱的托马斯爵士，我虽然有种种缺点，但我的心却是热的；我虽然贫穷，但我宁肯省吃省穿，也不能对人小气。因此，如果你不反对，我明天就写信给我那可怜的妹妹，向她提出这个建议。一旦商定，我就负责把孩子接到曼斯菲尔德，而不需你操心。至于我自己受点儿辛苦，你知道，我是从来不在乎的。我派南妮^①到伦敦去办这件事，她可以住在她堂哥哥的马具店里，叫孩子到那里去找她。孩子从朴茨茅斯到伦敦并不困难，只需把她送上驿站马车，托一个信得过的同路人沿途照顾一下就可以了。我想总会有个名声好的生意人的妻子或者别的什么人从朴茨茅斯到伦敦来的。”

托马斯爵士只是认为不宜在南妮的堂哥家里会面，此外再没有发表任何反对意见，因此，他们决定换用一个较为体面，却不那么省钱的迎接办法。一切已算安排停当，大家因为要做大慈大悲的事情而沾沾自喜。严格来说，各人心满意足的程度

^①南妮——诺利斯太太家的女仆。——译者注

是有所不同的。已经完全决定，托马斯爵士做这个挑选来的孩子的永久的实实在在的抚养人，而诺利斯太太却毫无意思为孩子的生活破费分文。跑跑腿、卖卖嘴、出出主意，就此而言，她倒是十分慈悲的，谁都不比她更会叫别人大方；但她爱钱的程度不亚于她爱指挥别人，她懂得怎样花朋友的钱，也同样懂得怎样省自己的钱。在闺女时期，她原来一直盼望着嫁到一个富有的人家，结果找了个收入并不怎么多的丈夫，因此，从一开始她就认为必须严格节约。起初本是出于虑事谨慎，不久竟成了固定的主意。诺利斯太太若有儿有女要抚养，可能就不去攒钱，但是她没有儿女，不需操这份心，因此，她可以一味地节约，使他们那笔从未花完过的收入年年有所增加而从中得到快慰。她这样贪财，再加上对这位妹妹并没有真正的感情，最多只是给这么一桩费用颇大的慈善事业出出主意，做做安排，再多她是绝不会干的。不过她并无自知之明，在这次谈判之后，在回她那牧师住宅的路上，说不定她还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是天底下最厚道的姐姐、最厚道的姨妈。

当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讨论时，她更清楚地表明了她的观点。贝特伦夫人心平气和地问她：“姐姐，孩子来的时候先住到哪里，住到你家还是住到我们这里？”她回答说，她毫无能力分担照看这个孩子的责任。托马斯爵士在一旁听了有些吃惊。他一直以为孩子住到牧师家里会特别受欢迎，大姨妈膝前没有儿女，会希望她去陪伴，但是他发现自己完全想错了。诺利斯太太抱歉地说，这个小女孩绝对不能住到她家，至少就眼前的情况看来绝对不行。可怜的诺利斯先生身体不好，因此不可能这样安排。他丝毫不能忍受家里有个孩子吵吵闹闹。的确，如果他的痛风病能够治好，情况就不同了，那时轮到她接待，她会高高兴兴地叫孩子住到她家，方便不方便她都毫不在乎。但是现在，可怜的诺利斯先生无时无刻不需要她照顾，她断定，一提这样的事情，他就会心烦意乱。

“那么，最好让她到我们这里来吧。”贝特伦夫人极其安详地说。过了一会儿，托马斯爵士庄重地说：“是的，就让这座房子做她的家吧。我们将尽力履行我们对她的义务，她在这里至少有个好处：有和她一般年纪的孩子做伴，有一个正规教师教她。”

“说得很对，”诺利斯太太叫道，“这两条都很重要；李小姐教三个女孩和教两个都一样——不会有多大差别。我自恨不能帮更大的忙，不过，你知道我是有多大力

尽多大力。我不是个遇事后退的人。尽管我处处离不开南妮，我还是派南妮去接她，一去就是三天。我想，妹妹，你可以把这孩子安置在靠近原来育儿室的那间小小的白色阁楼里。那对她来说是个最好不过的地方，离李小姐那么近，离那两个女孩子也不远，并且靠近女仆们，随便哪个女仆都可以帮她梳洗打扮，照料她的衣服。我想你不会让埃丽丝除了伺候那两个姑娘外还去伺候她，那样你会感到是对埃丽丝的不公。的确，我看不出你还有什么更合适的地方安置她。”

贝特伦夫人没有反对。

“我希望这孩子性情好，”诺利斯太太接着说，“会因为有这样一些朋友而感到非常幸运。”

“要是她的性情实在不好，”托马斯爵士说，“为我们自己的孩子着想，我们就不能让她在我们家里住下去；不过我们没有根据料定她会有这么大的缺点。兴许她身上会有不少东西使我们看不惯而希望她改掉，我们必须事先想到她会什么都不懂，会有些没教养的想法，会举止粗俗得叫人受不了，不过，这些缺点都不是不可克服的——我相信，这些缺点对她的玩伴来说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假使我的两个女儿比她小，我就会认为叫这么个孩子来和她们生活在一起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既然是她们比她大，我想，叫她们三人在一起，对她们两人来说就没有什么可怕了，对她来说，还可以处处受到好的影响。”

“这和我的想法完全一样，”诺利斯太太叫道，“和我今天早晨对我丈夫说的那番话完全一致。我对她说，能和她的两个表姐在一起，这件事情本身就会使她受到教育。如果李小姐什么都不教给她，她可以跟表姐们学好，学聪明。”

“我想她不会去逗我那只可怜的巴儿狗吧，”贝特伦夫人说，“刚才朱丽叶逗它我都不让。”

“三个女孩子一天天大起来的时候，”托马斯爵士说，“怎样在她们之间定个适当的界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会遇到困难：怎样使我的两个女儿既要心里一直记住自己的身份，又要使她们不过分看不起她们的表妹；怎样既不使她过分扫兴，又要使她记住她不是一位贝特伦小姐。我倒是希望她们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决不赞成我的两个女儿对自己的亲戚有一点点傲慢自大，不过，她们总还是不可能同属一个等级。她们的身份、财产、权利，可以指望的前途永远是不同的。这是一个非常难以